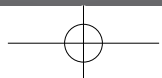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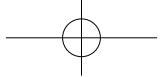


輯五
考古





扭曲

手術台上的大體被喚醒

離開深邃的幽谷

強行拉攏的皮層被釘槍合起

在傳遞中斷的神經末梢

打著一次又一次的架

那是一條鎖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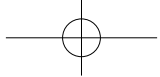
鎖住自由的骨節

血液抽乾再重新注入

流失了木質的堅韌

原本的自己

是不是有個人該被新的成分記起



刻在基因深處的秘密
或者，以模糊的面孔活著
像一場從未醒來的夢
在泥濘中爬行

時間將我拉拔起來，卻又輕易地
弄彎

與地心引力的抗衡戰鬥

曾經取得短暫成功，旋即

失敗，如同人生的方向感

一種譬喻，體內過於嘈雜的打鬧協商

一種身體審美的方式

決定的錯誤決定不斷發生錯誤

只好繞回，最初的直覺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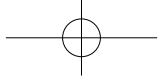
我和我彎曲的身子骨

暫時和平相處

繼續緩慢地互相扭曲

所有的時間都銳利如刀，銼鑿

直到下一次的昏迷與修理



洗

白色的水花不斷地開落

青黑的瞳孔順著瀑布沖下

靈魂從手腕洩漏出來，一次

一滴，在寶紅色的水面

我看見自己被包圍，而那團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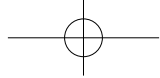
漸漸冒出了頭

拉開釘書針絞成的拉鍊

脫掉一身發黴的膚色外衣

如果融化在水裡可以徹底洗淨

滑落的泡泡必然是灰色



煮過的、骯髒的血

蒸發後再從排水管爬出

也卸下筋骨

其中的年輪是否疏密分布

在抽咽與放浪間，取得記憶？

重新套回皮衣，擦乾拉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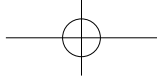
彷彿什麼機關被重新開啓

喀嗒一聲，運轉，轟然地跳動

擠送新生的血液

靜靜

流淌



老朽

老邁的紙張繼續走了下去
和帶著黃邊的中年書本相比
酸味是重了點

舊窳的體味也許是在地窖蔭陳

潮濕一整個月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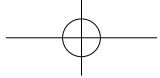
由時間慢慢烘成均勻的

木質的黃，有如一棵薄薄片下的樹

翻開叔公的畫冊，日本時代以來的色彩
都已褪成淡淡的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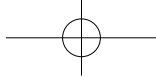
渲染成一抹古氣地微笑

是眷慕，關於未曾見過的親人



封面浸染汗水，手紋刷黑
手工刺寫的書名牢牢釘住
像不能被忽略的名譽
也像是某些忘記姓名的
失智者，需要一再提醒
自己曾是溫柔而掛滿驕傲的枝幹

書腰掛著疲勞的索書號
僅是浮著，再抓不緊時光
內頁長滿胎記 無法癒合的傷疤
貼整的膠皮是醜惡的矯正器
最後仍將虛弱而發黃
然後在某個年份，被訕笑衰老而拋棄
也許可恨地成爲新白紙張
化身未來，但重回荒蕪



身體不屬於自己

柔嫩乳房經過神經快遞

小頭勃然吹著口哨

被敲擊的膝蓋抖著節奏

與電擊後的肌肉痙攣一般

如傀儡舞想

沉默的肝臟自閉 絕不開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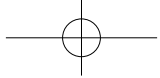
大夥們都不受控

身體不屬於自己

油炸類食物增加大腸癌機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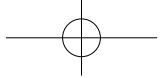
PM2.5 影響每一天心情

燒炭的人緊急救治



醫生開立打噴嚏藥劑
食物入口前要加熱各種病毒
健康是生命參數的總和
不容許傷害身體
身體不屬於自己

網路上流言互相批評
互相束縛彼此的決定
聽說韓系眼睛現正流行
附帶人魚線的鮮肉甜美可口
非洲芒果貌似減肥利器
抽菸的人躲起來自我管理
我們在精神萎縮的橋上
茫然尋找
屬於自己的身體



浮沉

將白日濃縮進黑夜

將夜摺入夢裡邊

一條條竹篾編織的舢舨

在床上，穿過熱河

渡向迷霧彼端的夢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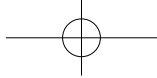
等待所有離奇的事件 重組

等待一雙平靜的手

零式戰鬥機無聲無息

靠近，擲下巨大的閃光彈

什麼東西都清楚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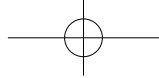
舢舨瞬地解體

載浮載沉，預想的手從未出現
也無法深潛

直到清涼的晨氣以鳥鳴聲
將我勾起

航向夜的旅程已經結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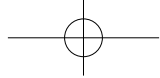
我卻尚未抵達……



陽光視窗

一

思念，就望向閃動的格窗
妳的陽光自 M S N 傳來
閃爍的溫暖，提醒注意
注意妳說的每一句話
我的雙手靈活舞動
彈奏半吟半誦的流行歌曲
即便在深夜
依然有乾燥的香味



小方窗帶來愉悅的對談

時間在睫毛之間刷過

揣著部分貼圖，留到白天

細細品味……

在公車上，一大片陽光曬進

像妳輕敲閃爍的對話

總有些可愛的字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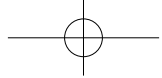
等待接收

二

今夜的文字找不到節奏

視窗遙遠而灰暗

急切的呼吸中，妳的笑靨



僅僅照亮

一秒，隨即黯淡失落

世界進入黑洞

一切的死亡都歸因於原本無光的眼睛

必然 而無氧

忍住不點開最後傳訊

讓暈稱保留陽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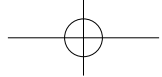
閃爍，持續放送美好想像

燃燒自己 就好

鍵盤乾澀，不再迴旋輕快節奏

無聲的對話充滿房間

盡是自己的回音



扮演

一個視窗是一張臉孔

每個語氣都在演繹

最稱職的自己

不用張口的對話

像是與未知世界的喃喃自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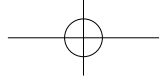
連結孤獨無助的魂靈

直到時間暫停

晃動的陽光視窗裡

陳列著包裝過的資訊

易懂卻誤讀的符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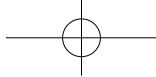


帶走了文字的韻律

簡單的愛與恨，在其中流竄

漸漸長成

一株追著手機光線的植物



結案報告

把企劃書的目標寫成競選政見

美好而空心的氣泡

把挫折減毒成疫苗

埋頭工作，喝一杯慢性自殺的毒飲料

把出生日期轉換成出廠日期

保存期限每次延長一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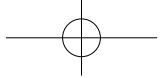
把告白承諾寫成使用說明書

分手則是脫落的保固貼紙

把畢業證書沿街貼成廣告

把存款簿一格一格做成籠子

把結案報告貼上完美照片



把死亡證明填成收支報表

把收支報表轉成生涯績效

過於完美的照片，就封存硬碟

把籠子拿去關無良雇主

大學廣告排名之必要

把保固貼紙的電話設成空號

分手總是告白時的唯一結尾

把人生保存期限無限往前調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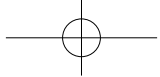
使用說明書需另外投保

把狂飲毒奶當成人生的無奈

預防針永遠是中標的前兆

把一年份的結案報告從泡菜缸中撈起

那企劃書的氣泡，兀自誇耀



鐵路電影

固定座位的鐵路電影

兩個小時，觀眾出出入入

設定好的背景偶爾會有新大樓插入

或是隨著季節，改種不同作物

但與地理課本大致相同

單調的配樂主要搭配風景畫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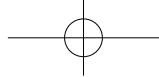
偶爾過個山洞，中場休息

再一個山洞，看染黑的烏雲北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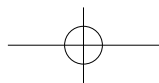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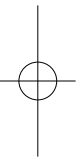
也試著把鏡頭調回觀眾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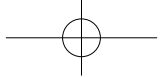
後設的角度看小孩吵鬧

或是不專心的觀眾玩著手機



直到電影即將播畢，閉上眼睛
成爲昏沉的鐵道背景





世代的旅程

紅色火車是連結森林的抽屜

打開就放著一本照片集

鐵道蜿蜒，啞啞聲拉轉五十年

錯過的日出只能在照片堆中搜尋

拼湊未及參與的旅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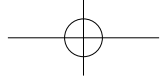
那年少的父親，青壯如檜

也緩緩地成爲許多故事的人

森林依舊用年輪記錄故事

我帶著數位相機，找尋同一場景

林中的枝幹層疊皺點



該是高挺的傳奇

卻已然死亡

滿覆的苔蘚猶如化妝師

泛著常綠的好氣色

讓放倒的神木保有尊嚴

彷彿未曾腐朽離去

或許我們擁有的，遠比已知更多。

斜漏的光悶悶跌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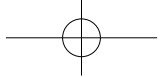
在姿態各異的神木群裡揚起塵灰

在枯朽壞滅的樹洞

重新冒出新芽，接續老櫟

嫁接新的日子

生命肆恣繁衍



包容在阿里山巍巍的歲月中

火車拉著不同世代前進

我們共有的旅行，卻仍未鳴笛

得在雲海吞沒日頭之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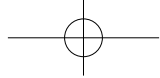
合照，聽你數算空間的改變

一片森林，兩個靦腆的笑容

依著山繁榮地抽長

二〇一七·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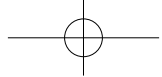
光與影的微縮城市 317, 316



肺腑

一、疙瘩

那肺片如刷過鐵鍋的海綿
外膜沾滿烏黑，泛著油光
而那一顆疙瘩，似要辯解什麼
但又無言
吸滿第一口世俗起
這原裝的空氣濾清器從未換過
吸收與助燃功能堪用
但日子卻越來越毒



二、咳

在快速起伏的胸口

一隻年老的獅子

在體內噓喘著

嘶嘶的氣音吹得胸毛都白了

咳不走的是 無法成寐的夜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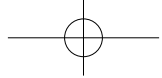
卡在肺葉，被濃濃的痰

牽引，只剩半口呼吸

沾滿黴菌的生命

也許將化成巨型蟲草

病成一隻藥



三、渴

呻吟式倒吸強咳

每一下都是害怕死亡的抓取

排山倒浪，所有液體奮力尋找出口

連手腕間的脈動都躲藏起來

發抖而無從下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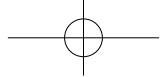
過於燥熱的唇舌

貪婪地吸吮棉花棒上的水份

像乾癟的乳頭

沒有應許

《文學台灣》第一〇四期，二〇一七·十，冬季號



死亡在進行著

死亡在進行著

撐開話語的肌理

一條條粉紅的，帶點腥味的

黏稠跳動，緊拉著關節

一根根 不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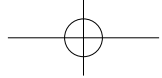
死亡在進行著

將所有筋絡擰成一把

抖動，再分開彈撥

血液載著音符踢著節拍

如一根弦 傳送



破敗的美麗

回到最初，流著紅色血液的肉塊

沒有溫度的視線

沒有溫度的手指

飢餓的骨包著皮

鋼鐵的力量打穿血肉

不用愧疚不用擔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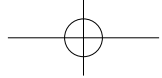
每個張大的口都是一號表情

沒有趣味可言

試著吸菸，從內部開始死亡

死亡如同火焰強行擁抱

進行分解的研究



內在氧化的秘密暴露在
氤氳的儀式中

濃縮成黏鼠板的眼神

死亡在進行著

靈魂都只是飄渺過客

不一定適合借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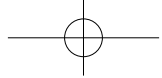
別斷煩惱

然後在沉積過久的暗紅流盡之前

拿著紗布，假意包紮

讓我們扭曲的筋肉

反轉而疼痛



清蒸

喜宴上一盤處女燴

不要炸，摻一點耐心，清蒸

滿佈蒸汽的透明鍋蓋

即是殺戮現場的噴霧濾鏡

掩蓋我們的憐憫

冷冷的身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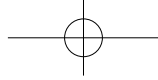
扭曲、拉展、無聲呼嚎

直至流汗脫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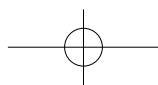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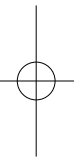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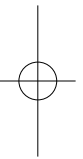
劇烈的氧化燃燒生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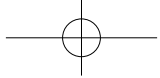
絕望的疼痛是饕餮精華

無上鮮味



翻開鍋蓋的手充滿半焦的血印
一層皮就留在碗裡





剩餘

剩餘的蛋糕分享給朋友

剩餘的價值擠給老闆

剩餘的軀體交給時間

給後代用剩的錢渣

自己無法剩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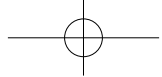
剩餘的感情交給牽手的人

剩餘的火光看到天堂

剩餘的菜餚是遊民的希望

剩餘的大骨給狗磨牙

自己就是剩餘



塞進去

找一個胸腔塞進去

餵一些渺遠的感情

痛過就忘的知覺

黏上幾層肉、幾層皮

讓骨頭搭建的房間保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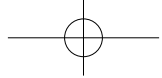
感覺有點穩固 有點安全

找一個腦室塞進去

記一些虛無的情義

時間淘洗的知識

用厚厚的水泥殼糊起來



種上幾莖白草
感覺不好也不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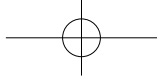
找一個骨盆塞進去
想一些過去或未來

身體摩擦的感動

搭建滿是漏洞的溫室

吃葷的牲禮是神與人的邊界

蠻荒又美麗



腦袋集

一

堆在腦袋一隅的思想

如同等待被考察出來的文明

沒有發掘即是消失

理論家的影子偶爾出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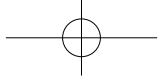
咧嘴扮鬼臉

一跳一跳躲入考古遺址

二

尋找真理請用舌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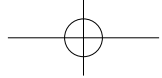
舔舐，用牙齒咀嚼



無法消化的理念
卡在胃裡，層層包覆
結石，卻又怨恨這些硬塊
傷害自己

三

把腦漿餵給他，他給我一段靈光。
向左蜿蜒，折成他要的形狀
照他的規則行走
在迷宮外，麵包屑已經被搬走了
而大腦皺摺壓得太死
我還來不及對應分類編號
尋找步伐節奏



四

增殖一份腦袋給你

強加一個腦袋給你

(屬於我的無性生殖)

血液帶著固體的思想全身循環

填塞重複的舉動

餵養恭敬的僕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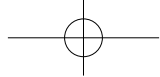
五

回憶需要水份運轉

乾固的腦漿無法讀取

記憶的黑盒子

真實或加工偽造的磁區



真相不明

集滿感情的頭先行剝去

我們再也不苦惱了

六

養好的腦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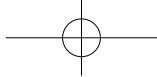
思考各種賣出的方式

雖然大腦右前葉已死

或者佯裝死亡

釘封在不容開啓的哀愁下

偶爾有堆肥的汁液漏出



冬季

十一月的桐花與冷冰相遇

終於，在對的季節

降雪，沒有憾恨

在那不可名的定情小徑

將長久住著愛之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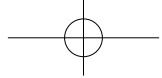
十二月的紫荊燃燒天空

補足陽光的貧乏

我們總算可以公平地分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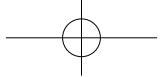
惱人的炎熱

讚嘆這美麗而溫暖的冬景



衛生棉男孩

男人在的時候
就不需要我的陪伴
當身邊沒有男人擁抱
向我吐腥紅的苦水
而我報以溫柔的輕撫
私密地接納
在你的矜持處
我幽暗多孔的心靈



樹

太陽被摒除在國度之外

篩掉火辣辣的光線，臂彎枕著

綠繡眼水一般的歌聲

知了逃離頑童襲擊的樹幹，逃不掉的

是抓得緊緊的蟬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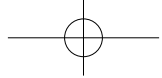
新生的飛走了，老年樟樹的肚腹

卻更粗壯，填滿土地的故事

森綠撐起每一片憂鬱的天，而落葉

夾註生活扉頁

一翻開就是夏天



蟬

阿嬤您還好嗎？

睡在這艘放置家中的木船

船艙放著檀香茶葉金紙

防止您過度緊張流汗

清爽地地划過滿是阿彌陀佛的音浪

溫和而重複的誦念

海象應該平靜吧

日頭和熾熱的夏天一樣嗎？

那就到地底躲著

（到黃泉，找一個人，結伴）



早晨的陽光如黃紙，薄薄燃燒
熱度一蹶即裂

灼亮的火光照在水泥牆上

拉出黝黑的影子

人形齜牙糾纏，討論光之外的事

不是真鈔的金紙

不是熱的火

沒有到場的蒞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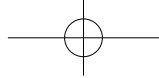
對著銀紙吐氣除穢

也吐掉身影和思念

幼時依偎的家族合照

早已如蝦蟇起

像您艱難的炒著菜，試著挺直



冰箱用完了食材，只好冷凍軀體

直到庇蔭後人的時辰來臨

退冰，入壙

也退掉了人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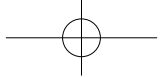
趕緊縮成很小很小的蟬吧

吸食木汁土氣

在某個火夏中

重生

（到黃泉，找一個人，同行）



說書

廖添丁擒打楊啓彰，喝哈阿嚏

粗獷的濃重腔調傳來

熟悉的氣韻，放送傳統的說書

其實這兩個角色聲線，我也聽不出差別

師傅老了，除了流利的對白和疼痛求饒的顫音

這場架倒是打得莫名其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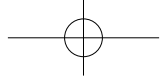
吱吱喳喳的沙啞聲揚著義賊的神氣

每到重要關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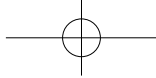
公車鬆動的窗和乘客鼓譟吵鬧，擊掌叫好

全然不理會我這個聚精會神的聽者

自移動的清清戲院走下



宛如看完半齣黑白電影
他們都老了，我踩著他們，一腳就是七年。
而眼前的路，筆直地拉開



人取

那天，我差點成爲人取橋的特產
吶喊血戰

左眼幾乎驚醒了過來

帶著大將的尊嚴 逃亡

鬼庭血花飄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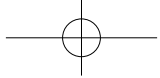
回眸，人取端坐橋頭

殘存的馬印正急著過河

最後一方竹雀紋

立在本陣，我的背上

附帶鐵砲五發，弓箭一枚



疲憊的獨目，嘶嘶哮喘

紅豔的鮮血為我的魯莽重新開眼

佐竹馬前，討取二字扎手難寫

就卡在奧羽幼龍的喉間

來，笑一個

其實生死沒有這麼沉重

就短短地藏舌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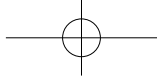
「快，幫我介紹」

要迅速，別沾黏皮肉

在那天，我差點成為人取橋的特產

腦袋開花 花謝燼落

和我的左眼一般空洞



衣服穿人

努力把自己塞進合適的尺寸

版型是絕對的美

袖口褲管之外，就是自己的責任

我們沒有特製剪裁

只能依著衣服美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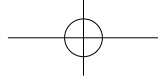
期待一個被注目的日子

爲了迎合包包，我們戴上其他首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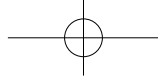
爲了塞進釘滿珠片的窄裙

抽脂、節食還有緊縮的絲襪

沒有肩膀的，墊肩撐起襯衫



如果腳板太過粗大
那就明快下刀，如切削鳳梨
一切都是爲了美麗



老男人

老男人是一身油垢的老狗

自私

固定

不愛活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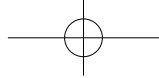
老男人喜歡對著年輕女子

炫耀過去的功績

努力再青春一次

老男人重視面子

最帥氣的相片都印成名片



「我和你們所長認識知道嗎」

老男人沒有地方喝酒

沒有一本書籍

電視名嘴整天浮談政經

也有的老狗避談過往

不看未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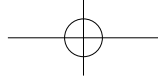
尚未意識到現實的存在

從遠古投石守衛，摳鼻打屁的社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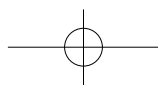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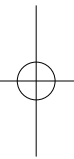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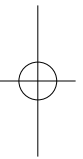
一路挺立、脫去野硬鬚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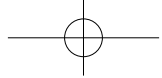
修行或者演化

卻始終是隻老 男人



我以後也是
老男人





月

在割耳朵的月亮下

都市被裁成藍黑相間的紙雕

微微透亮，也微微發痛

過於圓潤的故事都已奔向他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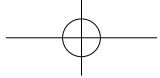
獨自保留的高樓公寓

緩緩滴進冰涼的光

張成窗前浸人的滿月

不時拿出來高掛

割人的頭



曬月光

割人的秋月把快樂削得尖銳
刺入發燙的心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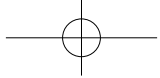
每深入一寸
都有致命的冰涼感

疼痛的問題比消去的多

只好將自己也刪去

一具陳腐發臭的物件

拉出腸子，掛在彎曲的脊椎架上
放涼，免卻煩愁



削筆

割斷阿基里斯，打直腳板
放進削鉛筆機中

先是皮膚，剝除的硬繭

尖叫傳遍全身

在腦袋碰撞逃竄

轉一圈，削過趾骨磨平腳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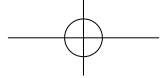
所有的細胞一起吼叫

神經共鳴從口鼻衝出

單音持續拔高，黏垂的涕泗糊住

人類可理解的語言

再削，一次轉動一格



地面滿是排泄物

片下來的肌骸在盒中蠕動

哭泣，紅墨水不住滴漏

除了骨頭不得不硬挺

所有的部位都已經軟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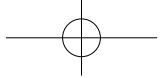
直到脛骨都削尖了

拿著筆，卻忘了捕捉到的意象

一逕沉思

墨水溢漏

未曾知道削過什麼



齒

「原來有這樣的人啊！」我對犬齒說
刷亮的你們比大人更潔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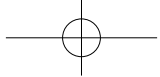
撕裂與咀嚼是食物昇華

「原來有這樣的事啊！」我對門齒說
你們更可靠，不用吐出言語

就能知道我的哀傷

「原來你是這樣的啊！」我的門齒說
咬合，切下

忍一下，不要害怕。



召喚

我們安心地跟著公車前進

在溫暖的排氣管後

沿路向大樓行注目禮

鋼骨大樓上的十字架召喚每個人

進駐城市，排隊，魔住一般，前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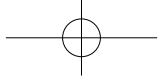
沒有目的的跟從

決定工作決定像狗決定被迷惑

在雨後的北城，雙塔的入口

我們瘋狂地建設墓園

預備進駐後的軟性死亡



在四處聳立的十字架下，我祈禱

祈禱這墓園不是我的

下一刻卻是被吊起，成爲建材

釘上去，用螺絲狠狠固定

排隊的人們，一個又一個被吊起的鋼材

每一根生鏽的鋼都在雨中流汗哭泣

發出噁噁的聲音

我們決定了死亡的墓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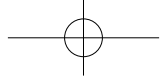
購買小而溫馨的未來生活

牽手，進駐

一格一格的靈骨塔位

十字架依然矗立在冰冷的雨中

狠狠釘在城市的心臟



白色國度

白色房間被陽光喚醒

重新鬱鬱的一天

換上乾燥床單 把量血壓

預約一個安靜 安靜的早晨

除了咳嗽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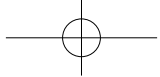
推車躁動地啞啞啞啞

是眾人緊張的聲響

這裡是白色的國度

夜晚不會到訪的城市

透亮的燈光總也不滅



各種苦痛被驅趕至陰暗處
而生命的度量

如影子伸縮，來回反覆

光亮之處可能更接近

生命與真理的道路

時而召喚白衣天使

在小隔間來回穿梭

每一次拉開簾幕就是一次希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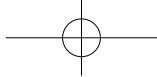
脆弱的哭泣或是

頑強挺過去

靈魂的堅韌度決定天使的去留

而非天主的請求

這裡夜晚不曾蒞臨



正如同天使不會歇息

所以我們必須學會等待。

無數段燃燒的夜晚

被踩扁在急診室外

有些還留著很長很長的悔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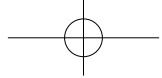
有些只是徒然的存在

直到日光掃走包覆灰白的不安

以及難眠的咳痰

那些時刻

如煙淡慢



駁火

在語言的駁火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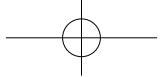
槍砲在空中交錯攔截

激爆的光芒是

試圖維持的尊嚴

一閃，散發仇恨的味道

心情隨之燃燒殆盡



撿骨

陰沉的雲棉從大晴轉來

低低的天捲來風

清明，它說

太過青翠的草皮需要另一種色調

十二碗來生的祝福

依舊擺上新墳，要有完美的背景情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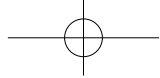
堅實的土塞不進白色墓紙

颯飛，旋成半火半灰

卻無力堅持而掉落

野火吞食枯草

化去了冬天的悲哀



撿骨後的破裂墓碑

像一種斬斷的難過與放鬆

只有雜草依然雜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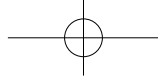
水田仍舊水田

無雨，我們說

脫去蝦殼芋皮之後

某些陰濕的神經

仍扎在陽世子孫的後腦杓底



一個人食飯

爲著多桑做祭

伊天未光就起來準備

市場賣肉的才來兩擔

水果陳的貨車猶未駛到位

攞會使啦，多桑應該沒遮爾勢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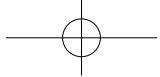
非常時期有心上要緊

用上雜亂的步數

打響灶腳的炒菜聲漱

粗 Lin-tsin 條佇鼎頂參高麗菜片相觸

煎匙共油鼎吵恰紅耳目赤



魚皮佇中間，毋知該如何

規氣放予伊爛爛去

湯燴到糊糊，連電鍋也險險袂記插落

一个人做飯

一个人面對柴刻的多桑佶祖公祖媽

彼時流膿的空喙猶閣佇心中翻痛

病變的細胞跳島攻擊牽手親人

這馬猶未轉來，家己也遮痠遐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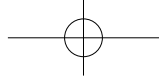
假喙齒振動 跂頭跌退化 目矚痠澀

頭毛予憂愁染甲白鑠鑠

一个人煮菜 拜拜

一个人食飯，陪多桑

嘛等待彼个煮飯的人



人生走跳

行頭前

社會親像猛虎戴頭毛

遮袂使做，遐毋通行

講未通煞來共阮咬一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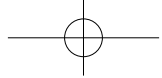
行中央

朋友死忠若狗攥尾溜

但有時嘛會番不直，冷冷激氣

英雄 in 喙就欲咬尻川

行後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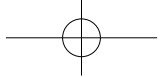


政府烏暗是人人驚

政策衝磅，閣定定提牛肉共咱啲

食袂離，予鬼掠

註：做囡仔時，有讀過一首囡仔歌：「行頭前，予虎咬一片；行中央，予狗咬尻川；行後壁，予鬼掠。」主詞、情境、作者皆不明。佇著愛交陳胤老師的作業，煞提來仿擬人生的過程，抑是各種人情世事，成一首詩。



夏曙

蟬聲叫得夏天發懶

茂盛的林子升起曙色的煙

草蟲無韻律唧唧

落下一滴綠水

水面彈起漣漪

大蝸牛緩步磚紅矮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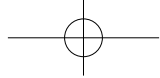
沿路長出青苔

暈黃的光慢慢延伸

掛在樟樹枝上

掛在松鼠蓬蓬的尾溜上

跳走



謝辭

感謝心臟

賜予我善良的心

推動循環不歇的熱血

感謝我的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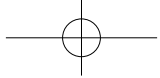
在吸收這麼多髒汙焦油之後

仍能相信世界的清新

你是最棒的！

感謝肝膽

分泌消化善液



讓我勇於嘗試，支持我
解除生命的毒

也感謝腸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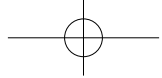
雖然法國來的你總是罷工
但如同社會絕無完美，至少
你總能在我厭惡的人前 放屁

感謝我的脊椎

雖然你不够正直，但這世道
哪能不學會急轉彎呢？

感謝大腦

雖然你總是想得太多



而且常常找不到使用說明
但我依然愛你，沒有你我不會成功

感謝雙手

幸好你們長得不一樣（笑）

即便已鮮少握筆

但還是打字的默契夥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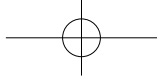
感謝嘴巴

除了舌尖酥軟的美味

也時不時跨界

舔吻另一對唇

感謝眼睛



教我分清世間的顏色不只黑白

但你最近老了不少，等等

帶一桶冰淇淋 給你

最後感謝腳

讓我可以上台

讓我在難過的時候

可以逃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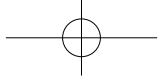
所有的器官都認真工作

吃東西、流汗、大便，或是努力睡覺

他們都比我勤奮

也許我該讓出領導權

才怪



眾聲絮語

101

我們悄悄談論著。

輕盈的腳步聲或嘀嗒咕送氣

紙張摩擦、金屬碰撞與一長響的手機鬧鈴雜入

娃娃的童言童語。我們低低地交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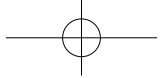
在每個聲響爆出的瞬間

對話，關於裝幀花俏的隔鄰

饕客游移、挑剔的味蕾，而黑白的

豐滿的內在，吸引了多少眼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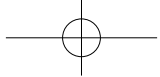
就食。



你聽，那細細的聲響是啃嚙紙張的磨動
挑食的蝴蝶幼蟲各自佔據某一科屬的文字
在靜謐的世界緩緩長大
緩緩蛻皮及羽化

851.486

散落在文字海域的列島
演化成爲獨一無二的品系
孤獨的幼蟲趨向花朵，反覆咀嚼
各色美麗的修辭，提取記憶
和理想中的自己，在蛹殼中 對話
那儀式的節奏如鳳蝶在陽光下拍擊
寶藍而豐滿的鱗列，突然成序



855

座標上的大陸是時間沉積物

厚薄不均的食草葉片，簡單而柔軟

每一隻若蟲都帶著哲學家的思索

進食、停頓，輕輕撥轉著聚光燈

觀察，光與影的戲耍

反覆吐出的絲線，紀錄足跡每一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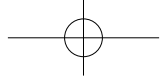
像保存良好的綠色下午，有黃粉蝶飛過

857.7

次大陸保有多樣複雜的地形

眾多特化的部族，如蛺蝶歧異

在羽化之前，先長著蒙太奇複眼



搜尋各色奇異的果實，以及深藏的
沉默的種籽，反芻各種可能

「在很久很久以前……」

對話的過程如羽化般，變態而迷人

666

就闖起冊頁，抖落時間

讓各行列的眾聲絮語成爲蠕動的熱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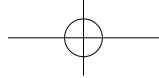
打散 重構，結成思考的蛹

等待進化成形

等待伸展疏金的眼紋，起舞

文字的大樹收納著蜜源開花時的聲響

任由蝴蝶們吸食



即便在最嚴酷的冬天，焦慮紛飛
森林裡孕育各種微型的世界
安然棲身，靜謐的一方

第十三屆林榮三文學獎新詩獎佳作二〇一七